

職方典第三百八十六卷

開封府部藝文五

扶溝王邑侯保障記

明羅琰

高皇帝以神武開基拓帝王未有之土宇列聖丕承益勤明德垂百四十餘年民不識兵乃正德五年逆瑾竊柄濁亂海宇文霸醜類乘間竊發屠城坑邑幽冀騷然天子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勑天下嚴城勒兵以防奔逸時河南郡縣恃洪河天險多事因循獨我扶溝王侯毅然而作曰烏合小醜敢橫行河朔者有司無備故耳實墉實壑實資保障則爲之築高濬深三倍往昔樓加重簷梁設機械市民登陴以守什伍相聯鄉民受甲者分隊遊擊首尾相應然後申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士皆奮臂思効地利人和可恃以無恐是年五月余以內臺出守濠梁道經桑梓心甚壯之遂以妻子留家至九月醜類一枝由北洋竊渡陷我虹縣劫我蠻壁漸逼我濠梁余請官軍丁壯延守濬淮分截要害賊知我有備乃趨蒙亂濁戕太和覆沈丘遂入我河南余內懼走書於扶促弟子攜家趨汴以避之侯聞愕然速學博吳君大田輩議之曰羅公以眷屬居家謂扶可守也今舍我去賊勢必大猖獗所

不同心努力以斬保全如國法何南門東門勅吳君守之郭君卓倫北門王君綺西門侯居中四應
越明年二月賊果過汝寧襲上蔡芟項城掠西華遂寇我扶溝攻圍三日夜侯乃督勵守禦隨賊所
犯指授方略矢石所擊鮮不輒中賊仆之勢大折遂解圍宵遁破鄖陵而走鞏洛侯又慮人情乘勝
懈不爲備又進邑人而告之曰賊之所過郡縣輒如拉朽獨吾扶奚翅無虞且大挫其鋒勢窮東歸
必甘心于我但保守之具猶多疎失爲今之計必大加修飭乃克永濟民翕然用命於是翼以重樓
環以外隍四隅置樓以備瞭望設窩鋪四周爲守者番休層城重塹儼乎天闕金戈鐵馬屹然重鎮
至三月賊果由鈞陽而來鬪我扶戒嚴遂抄許襄而南一邑生靈終得保全厥功懋哉初逆寇之將
及也公執城役未畢當道有曠公者慮彈丸之不可守檄公入行省治兵以他佐領攝縣事公曰吾
受命爲邑責當死事去則邑誰與守於是却攝者毋來一意爲繕治計甫三堞未完賊已薄城下矣
此其志與睢陽堅守何以異而卒至保全則又無前之績也公諱廷華字彥實其先通州人大父以
戰功拜涿鹿指揮使族屬因家于涿公起明經爲輝邑博士以異等擢扶溝令云

惠民局記

李濂

嘉靖庚申春二月開封郡守衍齋周公立惠民藥局於天漢橋之上工既定乃享祀岐扁太倉以來諸醫師而落之其僚屬僉謂公舉久廢之政以利民宜紀其事於貞石以垂示久遠乃問記於濂記曰開封舊有惠民藥局肇建於洪武甲子至成化弘治間每歲取濟源縣香錢若干置辦藥品施濟窮民法至善也後改爲臬司公署而局遂廢藥亦不復施久無議舉之者自公之下車也適大水爲虐民病滋甚而城中積水橫溢渰沒民廬至不可以居公相度地勢乃得其故蓋汴河貫於城之中比歲湮塞水無所泄公下令開濬之水得通流而天漢橋飛虹百尺雄跨汴河之上實爲一方勝槩橋之東舊有河神廟狹隘湫陋靡堪妥靈公仍故處改建神廟三楹丹碧黝瑩煥然一新乃於橋之西肇建惠民藥局而高廣與廟埒云公復清查郡治前官地民之餓麤者歲可得白金若干置辦藥品足供一年之需而濟源縣之香錢弗之取也爰命醫官楊孟賢等典其事日施砭劑濟以貧民之病者議既定乃白其事於巡撫大中丞臨溪張公巡按侍御月巖孫公暨藩臬諸公咸嘉允之抑是局也路當通衢民往來絡繹弗絕凡抱病而至者咸集柵外而內科外科各司其專業診脈叩源對症投藥疾者瘳者皆有所賴坐使四境之民咸登於壽域公之陰德及於斯民者可勝計哉按周禮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癥疾而疾醫領之今內科之所司者是已瘍醫掌腫潰瘍金瘍折傷祝藥創殺之劑今外科之所司者是已司救歲時有天患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今之施藥以救貧病者是已我皇上子惠困窮仁恩洽於四海輦轂之下累歲施藥普濟羣生天下臣民傾心愛戴公仰承德意施藥於郡中然窮簷蔀屋之下荒村僻壤之氓多有疾病纏縈臥於牀蓐或竟夕呻吟或經旬痛楚欲求醫藥苦乏購資一閏施藥之令咸扶掖而起迤邐而來望州橋而引領懷藥囊以言旋莫不感荷皇仁謳吟善政懽忻鼓舞於道路之間者蓋千萬其人也昔范文正公自謂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其志蓋欲濟人利物云爾公受命領郡綱紀一方有相之責矣施藥活人效醫之能矣一民疾病則曰我病之也一民夭札則曰我斃之也不亟起之何以子之不亟瘳之何以休之心禹稷憂世之心而廣岐扁回生之術良相良醫兼而有之矣程伯子曰若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公之謂也公嘉績著聞超遷伊邇尚賴後之君子謹視而修舉之則闔郡生民之利寧有窮乎公名爻字易夫蜀之宜賓縣人甲辰進士祥符縣知縣王堂仝立石

陳留縣儒學學田碑記

王廷相

學有田非古也雖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閩薦鄉遂皆設學聚田畝之子弟教之故有教典之頒術業之辨校勸之科而無廩庾之養何以故斯皆食於井田者也無俟於養者也後世井田廢廢民寡常產土始有無業而學者矣無業則生不給生不給則功不專功不專則學不成由是給廩置田之政所由興也無沮溺芟耨之苦而收知類強立之功謂非君子之善政得乎平原張君祿以才進士出宰陳留視篆之初行視學宮釋菜先聖校業生徒見其絃誦課文肄業恆竟日減暑非晡食不得卒事喟然曰此有司之責也余將圖之乃取贏羨市城南田二百畝歲收其租以爲師徒講學之費充足乎廩餼之餘裨贊乎禮樂之業君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教諭張君佑暨其僚友請言以紀諸石浚川子曰嗟乎加志於庠校者格世之郛廓也弘美於風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獄有片言之折道無遺物之拾野息葦葦之剽澤蔑鴻鴈之歌政之及於民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澤究也君子曰沱流標枝非本始之術也較之蟹筐蟬綏之感鵠巢駟虞之化振風教而養敦俗者不啻徑庭矣君子之宰是邦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情審故奸不乘隙其用節儉故民不告病由是而之焉可以宣德流澤矣使堂序之上寡執經操翰之跡庭階之下爲茂草荒烟之鞠則儒

爲素殫而學徒爲虛靡矣寧不有負於君也哉君之爲是田也立一則俾學司守之一曰耕會錄紀其田之頃畝區之使可以遠及紀代耕者及學租之分準之齊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紀歲租所入之數使可以辦其所出二曰會學錄必師徒講業會食而後取必學政公用之費而後取賓客之宴勿需此私設之會勿假此師雖尊勿專此嗟乎君之政可謂詳且悉矣不然則田爲養私之具矣而可乎哉

答孫白谷督師書

劉理順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忠武之殲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於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候進候退候合候散候勝候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懾心三晉輸運畿內撥留部署各營燦若三辰申嚴叅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劫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微倖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闖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爲我用與僞

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乎李仲狡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爲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帥傑驕狂逞無忌能必其不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叩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嘻真過計矣

貢院碑記

劉健

河南貢院舊在汴城之浚儀街卽元平章竺貞故宅狹隘不足以容衆宣德甲寅乃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差寬然勢復卑下天順壬午河溢入城遂爲水所濬是歲秋鄉試屆期再擇大梁街藩司之故巨盈庫地徙之今院址是已然徙建之初事出草創惟文衡至公二堂因庫之舊屋爲之麤備其制餘俱未備監臨提調等官至寓於至公堂之耳房內簾門之側室而受卷等所及士子號舍皆以席爲之因循至今殆四十年矣弘治丁巳冬河南布政使周公季麟王公珣按察使李公鏡以明年戊午大比欲加修葺乃謀諸寮采諸公言於巡撫副都御史陳公道巡按監察御史李公瀚清軍御史劉公偉議合於是詣其地相度興工以丁巳十二月始事明年四月遂告訖院址故迫隘前後增拓

以丈計凡五十有奇改文衡堂於最後更其扁曰五星聚奎堂之兩旁及左右各爲文衡寓居其前左右爲內收掌試卷所又前爲總門扁曰內簾嚴局鎖之而穴牆爲轉輪以通試卷外執事至此非有公言不敢輒啟焉內簾門之外左爲監臨公寓右爲提調監試公寓其前爲堂曰洗心蓋監臨等官退而稽曾公務之所而供給及收卷謄錄彌封對讀五所皆列之左右又前乃爲至公堂堂前之隙地爲文場其號舍舊用席今以板易之爲楹一千八百有奇文場之中爲層樓曰明遠其前二門之外爲搜檢廵綽官寓所又前乃貢院總門前爲三坊扁其中曰貢院左曰滄海騰蛟右曰丹山起鳳以表識焉自文衡堂至此凡爲屋以楹計二百四十有奇井然皆中程度而深嚴壯麗加於舊規矣是役也財取諸公帑之美餘力取諸在官之征役數十年之廢墜一朝而舉而民不知擾蓋又有足嘉者故特摭其實爲書之俾吾邦之後人於諸公用心之大有考焉

貢院碑記

曹金

高皇帝疆理天下著科賓賢令郡國都會闢大比文士之館曰貢院務在登雋詰數治理至重也河南省貢院洪武初卽元故平章竺氏宅隘甚宣德間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卑下天順壬午水溢城蕩

爲沮洳會徵士期福所司十亢爽徙今址制出草創弘治戊午臺使李公瀚決策增修庶幾苟美矣
迄今八十二年所歲事粉飾徒夸外耳內實寢敝其士舍板屋一當傳燭赫燄熏天癸未京闈之災
可駭也嘉靖甲子監臨顏公鯨惻然念之令有司漸易以瓢期數年襄事有司動稱時謗因循十有
三年易纏十之二萬曆丙子今藩司伯鄭公以臬長至適監試事每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奈何
輕數千人以嘗試於不測哉今年己卯公已遷左使寶在事迺謀諸右使張公曰院以貢名要在籲
俊策勳王家視官舍直達處耳今有於官舍一弗當輒舉中人之產不少憮第令吾審時務節約提
調之謂何會侍御蘇公慎重文事按節他未遑卽詣院周覽指畫且有成議以聞於中丞周公欣然
亟允所請於是程功夫能十日興事鳩良材堅甓以振起其頽壞而金碧丹堊之一洗堂廡臺榭門
所垣墉之舊悉與更始其軾舍二千八百有四加板屋十之二故事三司以事來會御史坐明屏簷
溜下不能容今增深廣七筵拓以重軒儼然一堂焉往檢視士諸司府率當衢結廬以居創置二廳
署於院門兩旁左曰司廳右曰府廳皆門二重庭三楹東西廂六楹至是内外巍乎煥然一大觀矣
經始於春正月七閏月而卒工財用出公帑二千金民無所預郡太守薛君嘉成事來屬余記諸石

曰斯干闢宮厥事述頌舊矣乃茲貢院因仍將再歷甲子而大備於今日當事者甚盛意也義當有述以詔來者余謝無能爲役而又撫今懷昔不能已於言夫人精神智慮鬯於安舒而縮於矜持何者勢固然也始余爲諸生兩試於此同事每相戒勿燭卽不第未耳夫以校士之場而使人兢兢然圖苟且畢事如朝廷簡士何今而後土之操鉛槧業其中者相與鬯意研精道於懷懷何其幸哉抑余有所感而願竊有所規焉易神農作市致天下之貨交易各得其所史稱珠玉傳集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寶唯此文院大會全河之髦士人抒所蘊珠璣琳瑯璀璨錯陳固一都市也使士而繇是登天府爲大寶上下無負各得其所以稱於天下後世曰自鄭公院之修也得士爲寶則其功孰大焉其或詭連城而售燕石以惑當事緹巾重襲端冕以發將爲周人笑之如文院虛車何頃者余聞諸星家者云歲星當梁宋之分而考之權氏禎應有曰端人哲士連姑播職今院之成適逢其會不謂發於人格於天哉是役也周公名鑑平涼人蘇公名民望長垣人鄭公名雲榮閩縣人張公名天馭深州人薛守名綸天成人俱進士董役二郡丞開封薛君選輝衛李君恩寵俱洋縣人舉人倡義協謀以法得書而鄭公之蒞河藩也三易官箴端表軌物明照秋毫創利剔蠹百廢具興此其槩云

紫雲書院碑記

劉昌

天地闢而聖人出聖人者代天地而有爲者也其言易詩書春秋禮樂其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其法政刑然而聖人不世出而世之人志將有爲使學非聖人之言非正學教非聖人之道非善教治非聖人之德化非盛治必資之而無不盡則推之而無不準其明效大驗有不可誣也唐虞遠矣三代相繼禹湯文武以聖人而位乎上伊尹周公孔子以聖人而處乎下故當是時道德光華教被萬類薄海内外治稱盛極史更漢唐其君多號有爲若董仲舒韓愈亦皆有聖人之志而不能茂於其實以成其業而遂至衰微宋朱徽公熹始以聖人之學追尋河南程氏兩夫子之繙以修明易書詩春秋之訓講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義以彌成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俗而期以措乎政刑以收正學善教之功而不能盡用無怪乎治之不盛也自後百年之久而曾齋許文正公衡起河內相元世祖今又百餘年而河東薛文清公瑄起鄆陵相我英宗皇帝凡儒者慨然于千載之後欲身遇三代之時得以正學善教昌被庶類以樂談盛治者至是乃有以慰于心而及于身夫身豈我之所私有哉聖賢之事之所寄也非學無以成教非教無以廣治矧欲

仰師伊尹周公孔子以及程氏又考求朱徽公正學善教之功期于魯齋河東之有遇而或曠乎無
寧居理固有未安者此浙江按察使襄城李公紫雲書院所以作歟李公博學能文而重之以其道
飭之以其德又慎持法守思以輔治而成功者卓然已有稱于人其居父御史府君憂也讀禮紫雲
山中而學徒雲集簽笈至不能容李公曰自程氏兩夫子起倡道學數百年相承至魯齋河東兩公
皆出河南古今豈不相及學之未正教之未善馴致乎政之未盛有由然矣吾辱生于兩夫子之鄉
得私淑魯齋與河東公之教且遭逢聖明之治以興羣弟子修明易書詩春秋之訓講求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義用弼成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俗期以措乎政刑之說亦獨何幸朱徽公作白
鹿書院而天下仰之今河南所在有書院而惟伊川魯齋爲盛則吾之復爲此舉要亦不爲無助于
時既而書來徵予記其成予提學于此邦聞李公實嘗采薦佩符流行且久矣而不能有所振起自
李公書院之作學徒彬彬紜誦洋洋峨冠褒衣加盛于學校予方竊貢愧其何敢以爲記然惟河南
學道之傳程氏起之而魯齋河東繼之李氏復欲以正學善教仰裨朝廷盛治蓋此邦風土氣尙之
素厚培養積習必益有大振于其後者夫使知自李公以始則又烏得而辭爲記公名敏字公勉景

泰甲戌進士由監察御史進按察使而書院歲月之經紀山川之明麗與夫材費之數供億之儲李公別自有序故茲不復贅云

汝南書院記

譚性教

余今襄之三年既于城北創書院一區聞汝之內舊有書院撤其材爲署久矣尋之無復遺甓惟老柏數株蒼鬱相向顧其地塽壘從下視之若岡阜然首山黛色翠閣眉際汝流湛湛近灤裾袖間曙堞映波夕帆聚渚橋上遊人往來如境中行宛然一畫圖也乃捐俸庀材諏吉鳩工復割腴田畝有奇益之地更宏邃中闢講堂三楹堂之後爲護廈爲靜室翼堂而成者爲耳房其前爲東西齋爲二門爲大門門房齋室亦各三楹四周爲垣垣之與河鄰者下築石隄仍與諸公約無憊料無縮期扉無礙山牆無蔽水隄無薄薄不足以拒漲也堂無卑卑不足以挹青也經始于戊午三月落成于五月望墁甫新地秀耀發士之絃誦其中者覺鬚眉含靈笑語增韻灘聲起于硯席嵐光霏于楮管凡山水之勝爲斯堂之所有者無一不爲諸士有也于邑人士亦有少助也哉或曰子大夫之心則勤矣羣居聚詣孰勝忘業于義亦無當焉且門以外固征車絡繹道也安知後之人不復取而署之也

余曰噫嘻喧寂以心不以境替興在人亦在數此地之不爲郵館客邸也後賢之任也不爲糟社詠場也諸士之責也余盡余心而已矣雖然人之好士誰不如我磨礪以需多士豈有愛焉客之言亦足以諷因並書之爲書院記

大梁書院碑記

陳騰鳳

汴繁臺之陽故有大梁書院祀河南程氏兩先生規制宏備眄望烟沙雲樹雅稱大觀歲月無多祠貌傾圯藩參分守王公過而愴曰先賢遺跡弗崇後學曷瞻斯守土責也更念四方多壘中州急征繕鼎新之費或鉅且詘爰檄有司相度計慮徐圖厥成先是浙文陸鍾公豫章鏡源涂公嶺南九虞曾公蒞茲各置學田若干畝公覈得學租若干金計一千二百兩有奇可無煩公私貲一朝而巍煥頓復矣請於大中丞馮公侍御丘公二公雅志正學嘉與作人咸壯其舉於是郡太守方公庄材鳩工而授其丞繆公賈公綜若事若繚垣坊表門屏石橋若講堂文會堂二程夫子木主堂若高明樓八角亭碧玉泉與夫諸生讀書號舍諸仕宦生祠密緻輝煌倏告成事王公因語不佞曰君衡文視學者曷記諸不佞騰鳳唯唯蓋嘗聞之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虞夏以前道術未弘厥名曷

立精一危微安止敬修講明在君臣僚友之間而時雍風動之化洽于草野可由可知亦明亦行又
奚事于昭昭然揭衆而號爲道尼山片席匹夫振鐸遂使師道與君權等重時實爲之非聖人意也
吾輩誦法孔氏於論其世亦惟是庸德之行不敢不勉其見之用也委吏乘田必求其當攝相三月
魯國大治及門之士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由求輩亦旣小試矣彬彬從容之選而豈空言無補儒
效不見于天下者哉孔子沒微言絕後二千年兩程先生出而振之孔子之道乃大著粵稽純公上
元扶溝惠稱得民鎮寧曹封力破常調至十事劄子新法兩疏何等識力丰猷正公起家祕省稍擢
說書經筵諸劄光明俊偉皆足垂不朽蓋實行所知不第尊所聞矣我國家紹天闡繹直接虞廷總
君師之柄而定一尊合軌同文稟于學官高皇帝之法度與尼山氏之刪述相爲表裏治統與道統
合而一矣夫聖人開物成務原與世推移時頗思正則寓道于法法敝知歸則尋學于教邇來異學
朋興羣衷未一格致誠正鮮不目爲迂談政治兵刑頗覺茫無實事此同上壁彼亦捉風駭駭平枝
葉之繁而根本之撥矣正公嘗言當世之務曰寬賦役勸農桑實倉廩備災害修武備明教化而尤
先者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純公于民以事至縣必告以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使力役相

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嗚呼此千聖真傳卽百王道法也今天下匡主庇民外攘內謐此數言
辨矣顧所以明講紹述而實期于用者非此羣萃州處之子衿而誰河洛英靈誕毓不罕誦讀其中
者請從兩先生之本領以究洙泗之淵源卽本朝持世功令具是矣不佞騰鳳於是服膺馮公丘公
暨王公之教於不衰其於世道人心關係非渺也馮公名嘉會直隸河間人萬曆乙未進士丘公名
兆麟江西臨川人萬曆庚戌進士王公名璡湖廣應城人萬曆癸丑進士方公名道通直隸歙縣人
萬曆甲辰進士繆公名思啟濱之曲靖人鄉進士賈公名名傑直隸真定人是役也始于天啟二年
之四月凡七閱月告成事諸與役詳在碑陰而記之者督學使者莆陽陳騰鳳也

遊梁書院碑記

方大美

觀風之命攬轡中原顧瞻嵩河之遺首蒞大梁喟然嘆曰此孟軻氏遠應惠王幣聘之邦也庶幾哉
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先之衛晤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耄而勤
學詩人所爲賦淇澳也今之人其有以學問相切磨者乎而胡未之聞也予前儒得邵伯雍焉爲之
更飭其祠宇奕如也及之周南而遡瀍澗之流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者禾黍之嗟久矣千